

又逢母亲的生日,姐姐、哥哥和弟弟分别准备了一份礼物。

比较而言,弟弟的条件是最差的。每年的礼物,都是生日之前,事先偷偷给母亲送去。他不敢出出手阔绰的姐姐和哥哥。事实上,母亲对生日看得很淡,加之怕伤弟弟的自尊,每年都不让儿女们送礼物,但姐姐和哥哥一意孤行,母亲也没有办法。

母亲今年的生日很特别,是在医院里过的。关于生日礼物的事,三兄妹事先通了气,他们都感觉到,母亲的生日不多了,礼物得送好点,而且要同时拿出来。姐姐这回准备的是一只价值五千多元的钻戒,哥哥则是价值三千八百元的貂皮套装,为不让弟弟难堪,姐姐还特意塞给他一只价值两千元的玉镯。

出乎姐姐和哥哥意料的是,临送礼的那一刻,弟弟拿出的是一只普通的手表。姐姐看了一眼哥哥,哥哥扫了

真情快递

生日礼物

蒋平

一眼姐姐,都是一脸的不解:都什么年头了,母亲早已有手机,家里还有电子挂钟、电视、电脑,随处都可以见到标准的北京时间。再弄块手表,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么?

更出乎姐姐和哥哥意料的是:母亲拿着弟弟送的表,一脸欣慰:“三娃,你怎么知道妈想要一块表呢?”弟弟说:“上次回家,我听您在唠叨,说那只旧表坏了。我记下了这事,今年生日,就想送块新表给您。”母亲点点头,抚摸着那块表,像得了一只宝贝:“三娃,这块表,得花不少钱吧?”

弟弟知道母亲心疼他,怕他浪费,就如实答了句:“不贵,只有二十多块钱。”从母亲那儿出来,姐姐和哥哥一脸不快,将弟弟拉到一旁:“你也真是的,好端端的礼物不送也罢了,偏要送什么表!而且是二十来元的劣货,早点跟我们说说,送一只好一点的名牌表也行啊!”“是啊,就是送表,将价格说高一点不行吗?妈听着也舒服啊。”弟弟无言以对,眼中泪花闪闪。

那是母亲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去世的前一天,母亲将三个儿女都叫到身边,唯一提到的,就是他们那天送来的生日礼物。母亲说:“这是妈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三份礼物。你们说,谁的礼物最值钱?”三兄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盯着姐姐:“老大,你送的戒指,说是值五千多,但妈知道,那是别人为了巴结你丈夫,送给你的,所以你没花一分钱。还有老二,你送的套装,是你那个合作伙伴给你的回扣。他们都带着这些礼物来找过妈,要妈在你们那儿帮着说说话,妈没有答应。想不到,你们还是收了。”一席话,说得姐姐红了脸,哥哥低下头。

“真正自己掏了钱的,只有三娃。”母亲说,“你们都知道,妈并不缺钱。手机上的字太小,妈看不清。挂钟、电视上的时间又看不习惯,老表坏了,妈只缺一块表。三娃买的这块,字母大,指针清楚,适合我戴,是他跑遍了全城才买到的。虽然只值二十多元,但它代表了三娃的诚实和节俭。只有你们的诚实和节俭,在妈心目中才是无价的!”

万家灯火

两小时的信任

张含烟



年底了,母亲来我这儿小住,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经过母亲的蒸煮煎炸,一天早上,那瓶放置了将近一年的煤气终于用完了。出门上班前我随手翻出一张煤气站的宣传单,递给了母亲,让她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很快就会有人上门。

中午下班回家,见母亲正在门口张望,嘴里念叨着:“送煤气的怎么还没来呢?”“啊?还没送来呀,午饭也没做吧!”我一听急了。

“嗯,可他答应得挺好的,说11点前一定送到。”母亲焦急地说。

扶母亲进了屋,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妈,您给他钱了?母亲点点头:“给了,一百块。”“完了,我一敲脑袋,您怎么能先给钱呢?他已经把咱家的煤气罐扛走了,您还给他钱,他完全可以拿着钱和罐子一走了之啊!”

“不至于吧,我看那老头挺老实的,不像那种人。我心想是咱买煤气,总不能让人家垫钱吧!”母亲说。

“骗子脸上又没刻字,您咋知道他就不是骗子呀?这儿可不比农村,骗子多着呢!”正说着,丈夫回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始末,他赶紧打圆场:“咱先吃饭,今天就在食堂凑合一顿,吃完饭再说。”母亲低下头,没有说话。

一家人吃过午饭,我琢磨着是不是该给煤气站打个电话,母亲赶紧阻拦:“算了,人家可能先回去吃饭了,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在单位影响不好。”“那人压根就不是煤气的,他们只是在门口等生意的零工,有客户需要送煤气,工作人员就从他们中间临时喊一个人过来。”“那也等等吧,不就迟了两个小时吗?”母亲固执地说。

咚咚,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母亲上前拉开门,只见一位老人扛着一罐煤气,喘着粗气走了进来,“实在对不起,大姐,让您久等了。”母亲带他去了厨房,一边说:“没事没事,您不就是回家吃顿饭吗?”

老人放好煤气罐,又仔细地接好管子,这才回答:“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煤气的工人罢工了,老板三个月没给他们发工钱,我也跟着生气,就帮他们拿了主意,顺便在警察那儿说了几句公道话。等我回过神儿来,就发现误事了。”“哟,那您还没吃饭吧?”母亲说。“没呢,还有两家没送,人家肯定也等急了。”老人说着,脚步已经迈出了门槛。

转过身,母亲朝我们笑笑,说:“你们呀,都快成惊弓之鸟了,就不肯多花两个小时,去信任一个人。”

窗外,大雪纷纷扬扬。恰逢周末,呆在暖融融的屋里,静静地坐在窗旁,懒懒地捧起一本小说,一边赏雪,一边感受书中的情节,惬意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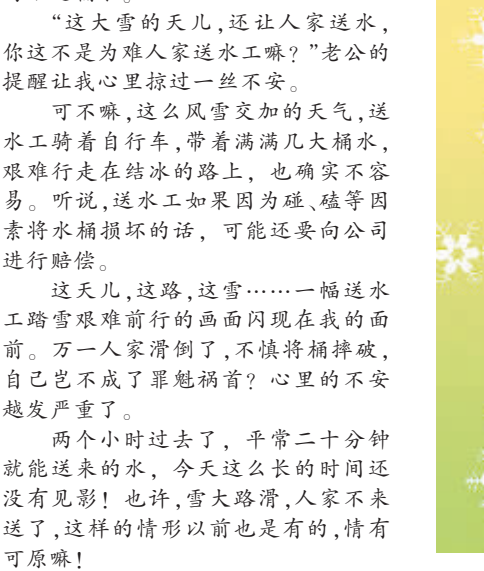
何不沏上一杯热茶,慢慢地享受这份闲情雅致。带着这点温馨,捏上一撮茶叶,正要接水,噢,饮水机内早已空空如也。无奈,操起电话,请送水公司送桶水。

“这大雪的天儿,还让人家送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送水工嘛?”老公的提醒让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可不嘛,这么风雪交加的天气,送水工骑着自行车,带着满满几大桶水,艰难行走在结冰的路上,也确实不容易。听说,送水工如果因为碰、磕等因素将水桶损坏的话,可能还要向公司进行赔偿。

这天儿,这路,这雪……一幅送水工踏雪艰难前行的画面闪现在我的面前。万一人家滑倒了,不慎将桶摔破,自己岂不成了罪魁祸首?心里的不安越发严重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平常二十分钟就能送来的水,今天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见影!也许,雪大路滑,人家不来送了,这样的情形以前也是有的,情有可原嘛!



生活空间

雪中的感动

张虹



域外见闻

澳洲海关遭查税

邓勤

余的香烟是不行的,澳洲海关通常只给你提供罚款一个选择。这对海关来讲也是个税收来源。另外香烟属于日常生活用的消耗品,各国海关都有明文规定限制携带。

但是笔记本电脑这笔税款肯定可以找回来。税法规定,在他国买的用于在澳洲工作的非消耗品是不应当纳税的。况且我在国内已经纳税了,买笔记本只是自己在澳洲工作用,而不是用于在澳洲出售赚取利润。布朗自告奋勇要帮忙,我当时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在强势的海关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依我在国内的经验,这种民告官不是件容易事。布朗说这是澳洲,一切都得讲法律,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最后布朗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让我签字,等他的好消息。

没想到两个星期就有了结果,是问我下次回国的时候是否

带笔记本回去,带回去的话海关就可以把税退还给我;我说可是我再到澳洲的时候还得把笔记本电脑带回来啊,难道还要再交税不成?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大概海关也觉得麻烦,就干脆把300澳元还回来了,连同扣查的DCD一并寄了回来。悉尼海关还特地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以说明原因的形式表示歉意,就是说他们按照法律的哪条哪条以为我漏报税了。这封电子邮件在我都没有删掉,还躺在我的邮箱里留着,作为纪念。

钱到了银行账户上后,我赶紧邀请布朗和夫人去中餐馆大吃一顿。布朗开导我说,中国人如果遇到这类事情,首先没有必要觉得自己是受歧视什么的,这就是一个例行的检查。如果真的要罚款了,最好的办法是在自己对情况暂时不清楚的情况下留下证据,回头再依靠法律解决。

世相百态

最尊贵的客人

余平

我在酒店新找了个工作。临近新年酒店生意特别好,老板规定每次酒宴都要送一张VIP卡给宴席中最尊贵的一位客人。

一天,附近机关来了五十多位客人在我们酒店吃年夜饭,开席时间定在下午五点,可五点到客人却迟迟没来上菜。领班让我把VIP卡拿好到时送给最尊贵的客人,我问领班:“最尊贵的客人又没写在脸上,我怎么送啊?”领班笑着说:“根据我的经验,每次酒宴迟到时间最长的那一位就是最尊贵的客人,这是摆谱,也是官场潜规则。我统计过了,一般来说领导级别相差一级,晚到时间相差十分钟。”

正说着这话,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来了,领班一看表刚好五点半。他胸有成竹地说:“这位客人是位部领导。”那位客人走进包房,立刻有其他客人为他倒茶,从寒暄中我得知他是财务科的陈科长。

一会儿,一位四十岁的中年男人来了,我一看表,五点二十。领



班笑着说:“这位客人应该是处级干部。”他走进包房,客人们都站了起来,他朝大家微笑致意,从客人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行政处的马处长。

又过了十分钟,一位戴眼镜的客人来了。领班小声说:“这位客人至少是局级领导,你瞧他晚到了三十分钟,却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不是局长哪里有这么‘气魄’啊!”这位客人是位部领导。”那位客人走进包房,立刻有其他客人为他倒茶,从寒暄中我得知他是财务科的陈科长。

看到客人还没开席的意思,我有点急了,领班却笑着说:“这次吃酒席的客人单位是副厅级,

你耐心地等着,再过十分钟最尊贵的客人就要来了,见到他你就把VIP卡送过去。”

刚好十分钟后,果然一位男士朝我们走来,领班看了看表说:“我说的没错吧,这些当官的时间掐得可真准啊!”我连忙迎了上去,一脸诚恳地说:“先生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酒店,您是今天本酒店最尊贵的客人,请接受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VIP卡。”“实在太谢谢啦!”这位男士握住我的手,没一点领导的架子,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诚恳地说:“贵店是我推销白酒这一年来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酒店,以前不被赶出去就算万幸了……”

“算了,甭等了,还是让为夫给你烧一壶自来水吧!”老公的戏言让我心中的不安感逐渐消退,原本的温馨与惬意重返面前。

雪,越来越大。“叮咚——”一阵门铃骤然响起。可视电话的画面上出现一位活生生的雪人。

“您找?”我有些疑惑。

“送水的,您是不是要了两桶矿物水质?”一位夹杂乡村方言的男中音。

“啊?这么大的雪,您还真的给……”我感动了。

一会儿响起敲门声。

“谢谢,谢谢!这么滑的路,我以为你们不来了。”我有些语无伦次。

“没事儿,就是路上太滑,所以就搁了时间。”送水工的坦诚让我更加感动。

“来,来,来。快进屋暖和暖和,喝杯热茶吧!”老公也被眼前这一幕给“震”住了。

望着这位满身雪花的送水工离去的背影,我的眼前忽然闪过些许的薄雾……

图/涛涛

“海藻最近这段时间能力通天。她碰到什么财神了?”

“我问过她了,她的事,我已经管不了了,她不是孩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比我可厉害多了。”

“你真住?我看算了,还是自己租放心保险。”

海藻鄙夷地看了苏淳一眼:“你钱都拿了人家的了,房子住几天又害怕了?我们短期借住,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马上要过年了,我想把宝宝和父母接过来在这里享受一段。”

海藻说:“行。吃什么?”

“永和豆浆。”

“好吧!”

小贝拉着海藻,为永和豆浆又上了淮海路,永和豆浆店里还满座呢!等好半天才占上位置。

海藻问小贝:“我要喝豆浆,你喝什么?”

小贝看看菜单说,那我也来一杯豆浆。

海藻撇嘴说:“人家都点豆浆了,你也点。哥哥你能不能换一个?”

小贝对着菜单就拿不定主意了,说:“行啊行啊,海藻你说,我吃什么?你说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旁边突然站了个十多岁的少女,冲远方喊:“妈妈,这儿这儿!他们俩快吃完了。”

“不会一会儿中年妇女也过来了,笑着说:‘你们慢慢吃,我们不急。我们就等你们这位子啊!’海藻没理,低头继续和小贝包子。哪有这样的?说是不急,人就赢你桌子前头站着看,还让人吃了?”

那女人突然招呼门口:“思明,这儿这儿!”

海藻露齿怔怔抬头看门口。

宋思明低着头手插口袋正走过来。他一抬头,被眼前的海藻吓了一跳:“海藻?”

海藻非常尴尬地笑了笑,说:“这么巧?我吃完了。这地方让给你们。”说完拉着还在喝最后一口豆浆的小贝,迅速走开。

宋思明老婆问:“谁?你认识?”宋看着海藻去的拉着小贝的身影,半天回不过神来:“哦!一个地产公司的策划,以前打过交道。”

小贝问海藻:“你认识那个男的?”

海藻说:“见过一两次。”“那他喊你海藻?也太不那什么了吧?”“他跟

我老板喊的。”“你怎么能让你老板喊你海藻呢?以后让他喊你小郭。海藻,那是我喊的。”

海藻晚上去了Mark的家。Mark一看海藻就去做鬼脸说:“郭!你知道吗?现在在上海,想找上海土著是很难的!我住的这里,问了好几家,没有一个上海本地人,都是外来的移民。今天我跟我们楼下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人用中文打招呼,谁知道她听不懂,原来是日本人。”

海藻嘲笑Mark的眼光:“日本人跟中国人差远了,他们多难呀!凡是一见你就点头哈腰的,一定是日本人。”Mark说:“对了,今天那个日本太太夸我中文说得好,还问我的老师是谁呢!她有自个儿在这里上学,想请个中文老师。你要不要去跟她谈谈?”

海藻不好意思地赶紧摆手说:“我?我不会去找她的,我不懂日语。”

“你很聪明啊!学什么都会很快的!没关系没关系,我陪你去!”Mark硬拉着海藻跑到楼下去敲开日本太太的家。海藻跟日本

人对着不停地鞠躬。那个日本小男孩也突然窜出来吐个舌头,又不见了。最后两人敲定,每周的三四六海藻过来给日本孩子上课。

回到家中,苏淳竟然还没回来。

快12点了,苏淳才拖着疲惫的步伐进门。

“你干吗去了?你那里现在也要加班了吗?”

苏淳笑了,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随意地丢在桌上说:“看看这是什么?”海藻放下手里的书,打开信封一看,是一沓江山如画。“你们发奖金了?”

苏淳暧昧笑笑,摇头。

“你哪来的钱?”

“我接了点私活。以前开会认识的福建一个厂里的人,让我帮他们描几幅画,我这半个多月就干这个了。”

“嗯,咱们慢慢吃,我们不急。我们就等你们这位子啊!”海藻没理,低头继续和小贝包子。哪有这样的?说是不急,人就赢你桌子前头站着看,还让人吃了?”

那女人突然招呼门口:“思明,这儿这儿!”

海藻露齿怔怔抬头看门口。

宋思明低着头手插口袋正走过来。他一抬头,被眼前的海藻吓了一跳:“海藻?”

海藻非常尴尬地笑了笑,说:“这么巧?我吃完了。这地方让给你们。”说完拉着还在喝最后一口豆浆的小贝,迅速走开。

宋思明老婆问:“谁?你认识?”宋看着海藻去的拉着小贝的身影,半天回不过神来:“哦!一个地产公司的策划,以前打过交道。”

小贝问海藻:“你认识那个男的?”

海藻说:“见过一两次。”“那他喊你海藻?也太不那什么了吧?”“他跟

连载

另外,国际银行家还可以提供4%左右的低息贷款,供黄金生产商继续勘探和开发之用,这样的利息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再加上眼看国际金价一年不如一年,与其等到将来降价出售,还不如现在就把未来的尚在地下待开采的黄金产量卖个好价钱。这叫做“黄金远期合约”。

于是,金矿银行家手中就有了黄金生产商未来的产量,作为偿还中央银行黄金租借的抵押。再加上中央银行家和金矿银行家原本就是一家,所以“租借合约”几乎可以无限延期。于是,金矿银行家就有了双保险。

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主席比尔·莫菲将这个蓄谋打击黄金价格的特殊利益集团称为“黄金卡特尔”,它的核心成员包括J.P.摩根公司、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高盛公司、国际清算银行、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高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

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称:“黄金是另一种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场外交易的商品,投资者无法控制黄金的供应量,如果黄金价格上涨,中央银行家们随时准备‘出租’黄金储备来增加供应量。”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公开承认,如果有必要,黄金价格完全处于中央银行家的控制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约的空袭迟迟未能奏效,黄金价格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开始积蓄爆发力。金价一旦失控而持续走高,金矿银行家则必须从市场上高价买回黄金,归还给中央银行家们。如果市场上没有这么多的现货,或者当初以“地下未来”黄金产量做抵押的黄金生产商破产,又或许国际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价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加的纸币有一天会造成债务问题。

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照样在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它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者)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价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加的纸币有一天会造成债务问题。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

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的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货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在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照样在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它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者)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价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加的纸币有一天会造成债务问题。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

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的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货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在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照样在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它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者)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价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加的纸币有一天会造成债务问题。